

抗戰文藝叢書

東方的坦倫堡

中國文藝社主編
王平陵著

藝文研究會出版
獨立出版社發行

	抗戰文藝叢書	東方的坦倫堡	
版 權 所 有	主編者	中國文藝社	實 價 三 角
	著者	王平陵	
	出版者	藝文研究會	
	發行者	獨立出版社	
	總經售	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	
	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		

謹以此書

紀念死難的同胞們！

王平陵於武漢六，四。

目 次

委任狀·····	1
東方的坦倫堡·····	25
國賊的母親·····	31
血 祭·····	50
母與子·····	57
荒野的號哭·····	65

委 任 狀

這幾天，蘇州的情勢，跟隨大場方面的激變，更緊張起來。

時季已屆寒冬，東北風集中在狹窄的街巷，像關鎖在鐵籠裏的餓虎，死命發出尖銳的吼喊。整日夜在下雨，將近一禮拜了，墨黑的雲，飽和了雨量，幃幕似地低垂着。風聲淒厲，伴隨屋簷下淅淅瀝瀝的漏水，通宵達旦，從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好像老天爺預感到這城市將逃避不了命定

的浩劫，在揮灑它流不盡的老淚一樣。

不久以前，這裏的觀前街，道前街，還是很熱鬧，北局的電影院，茶樓，吃食館，仍被一羣時髦的男女顧客們擠得滿滿的。此刻，較大的店舖，都已闔上了門，有的半啓半閉着，人們都擠塞在街路上。

從四鄉趕進城的老百姓，赤着一雙泥濘的腳，東張西探，默不作聲，死命在人堆裏擠過去；紳士們張開一柄破雨傘，也加快了腳步，從道前街跑到觀前街，又轉彎走到玄妙觀，到處停一停，立刻又低着頭走，說不出內心的苦悶，使他們的面容，像塗抹着一層鉛色的灰。

這城市裏，除了風聲，雨聲，忙碌的腳步聲，一切都是可怕的沉默。

隔了一會，一陣叫賣晚報的聲音，特別嘹亮而緊張地刺激着每個人的耳管。

「晚報！晚報！」

「大場克復了，我們反攻蘊藻浜了……」

這喊聲，從報販嘴裏叫出來，使過路的人，都停下腳步，輾轉地低着聲音在詰問。

紳士們的手裏都拿着一份晚報，聲音抖抖地讀下去，一個字都不肯遺漏似的。但是，晚報上所記錄的消息，和他從報販嘴裏聽到的，剛剛相反，而是大場不守，全軍退守蘇州河的一段悲壯的戰史。

蘇州警察局派出的密探，常常見神見鬼似地把敵人最近的動態，形容得逼真，確像是親身經歷的記實。從虎穴裏捉來的虎子，其實呢，他們從警察局起步，走出閭門，他們的脚根就像垂着笨重的鉛塊，再要請他們前進一步是非常困難了，總算因為責任心的自覺，至多也不過到一次崑山，聽聽從安亭南翔方面傳來的砲聲，就馬上回轉了，回轉以後，照例是一篇忠實的說謊。在安樂中舒服慣了的蘇州人，從前並沒有過這樣恐怖的經驗，現在是第一次，所以，他們最歡喜從恐怖方面耗費不必要的考慮，例如：在當晚或明晨，敵人就將衝入蘇州城，殺盡蘇州人，敵機就將轟炸蘇州，把蘇州燒成焦土之類。種種恐怖的消息，謠言，像夏天討厭的蒼蠅，散開到這城市的每一個角落。

城裏有身份的人，早就攜帶着貴重的物品，向後方偷偷地移動。待上海的消息，一天天地惡劣，不算怎樣了不

起的人家，也在開始研究搬動的計劃了。到最近國軍退守蘇州河，又聽說就是我們的國防第一綫也因為戰略上的關係，預定在放棄之列了，於是，蘇州人中無論是誰，都覺得與其做順民，不如做難民，「逃難」這一問題便成為蘇州人討論的中心。至於前線怎樣，敵人到那裏，我們的軍隊在那裏，反而是無人過問了。

因為大家要逃難，城內的船隻，車輛，都被雇完了；大街，小巷，塞滿了行李；男的，女的，潮水似地湧到車站上，在淒涼的北風中等候上行的列車。

「蘇州人恐怕都跑光了。」在逃的難民驚恐地相互耳語。

「不，不，還有許多人沒有走呢！」一個年青人在糾正那些人的錯誤。

「是的！」一位年長者急忙舉出事實來證明：「我聽說蘇州的大紳士潘老先生還沒有走。」

「那一位潘老先生？」年青人問。

「就是潘則民——是潘則民老先生。」那個年長者直捷地不假思索地回答。他還想把潘老先生詳細推薦一番，

因爲大家急於要趕火車，便祇能根據他一生比較重要的經歷，約略提一提：

「他很闊，在前清宣統末年，是蘇州諮議局的議長，齊燮元在江蘇當督軍，他是最出風頭的省議員。總之，他是我們蘇州的大紳士。」

「他媽的，漢奸！」那個年青人脫口罵出來，又補足一句說：「不然，他爲什麼不逃？」

那個年長者自信是瞭解潘則民的，他閉着眼睛，想了一想，回頭說：

「不會，他決不會做漢奸，你的猜測錯了。我記得前天縣商會開會，他是主席，一再對大家說：『要和蘇州共存亡呢。』他不逃走，正是他的人格高尚。」

那個人雖然這麼說，但青年的意見一點都沒有動搖。他們各持極端，在奔赴車站的途中，刺刺不休地講着。待他們將要通過候車室，擠入月台時，忽然覺得擁擠不堪的車站上，絲毫聽不到一點喧擾的聲音，回轉頭來，他們在天橋的平坡上看見立着一個人：矮胖的身材，長着一嘴粗硬的短鬚，配合一隻田字形的面龐，時刻睜開蒙蔽在濃眉

下的眼睛，運用異常動聽的聲調，對許多逃難的人，沉痛地演說。

「瞧！那不就是潘老先生嗎？」年長者推了一推青年的背脊，鄭重地介紹了一句；又不勝讚嘆似地自言自語：「老先生的說話，多麼使人感動呵！」

羣衆的視線，都集中在天橋的平坡上。潘則民一面慷慨陳辭，一面捏緊拳頭，頓腳，捶擊自己的胸膛，反覆申明他決不離開蘇州的理由。

「蘇州是我們的故鄉……有我們祖宗的坟墓，蘇州人要保衛蘇州，抵抗日本兵！……」

羣衆聽着這樣悲憤的話，都有些忍受不住，尤其是一般有血性的少年，熱情的年青女郎，真給他的話感動得哭出來了。可是也有世故較深的人，不容易因幾句激烈的話就立刻發生反應；仍舊是抱着待攷和懷疑的態度，低低地略帶譏刺的語氣說：

「抵抗日本兵，說得好聽，怕是維持日本兵吧？」

竊竊私語的聲音，逐漸由複雜而高朗起來，使特別熱心的分子，感覺不耐煩。噓……噓……噓……算是發出一

個彈壓的警告，接着就是高聲的叱罵：

「亡國奴！不要吵！」

因為在這樣一個神聖的名義下，就是有不信任潘則民的人，也祇得斂起呼吸，不說一句話。

潘則民疑心自己的言語被少數人捉住了破綻，立刻扭扭鼻子，裝做要哭的樣子，抬頭看一看月台的四週，又大着聲音繼續說下去：

「有志氣的蘇州人，不逃！蘇州人不怕死！蘇州人要
和蘇州共存亡！」

「潘則民老先生萬歲！」突然從天真熱情的青年們嘴裏，發出一句竭誠擁護的口號。

接着就是一陣瘋狂的掌聲。

潘則民從熱烈的掌聲中，慢慢走下天橋的平坡。這情景，使一般反正買不到車票的搭客，都壯着膽子，信口亂嚷：

「我們不逃了，逃有什麼用！」

「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反正是死，不如死得痛快些。」

連許多不識字的壯丁們，也在潘則民一場興奮的演說中，受着深深的感動，都自願聽從他的支配，在他的領導下努力於救國衛鄉的工作。他們決不離開蘇州一步。

是一間深藏的密室，忽明忽暗的燈光，透過層層的帘幕，隱約地投影在窗外。潘則民像幹了一件吃力的苦工，極困乏似地躺在臥榻上，雙手接過對面三姨太太燒好的烟槍，聚精會神地抽，不讓霧似的白烟逃出他的七竅。經過相當的時間，霍地坐起，喝一口濃茶，好容易把從槍眼裏吸取的烟，完全送到肚底，輕輕地打一個呵欠，一種意外的力量，使他面上的氣色立刻轉好，出神的眼睛，從三姨太太的肉色絲襪上，移注到她白嫩的腿，鬆酥的乳頭和漲得桃妃紅的面孔，他得意地微笑。但又立刻擺起面孔，驕矜地面對着室內參加密議的徒黨，搖頭擺腦地說：

「這件事，要不是我趕到車站，怎麼辦？人如果都跑光了，人家向我們要壯丁，要錢，要米，我們拿什麼去應付？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那般人不敢高聲，低低地應諾。

「有消息嗎？東洋人打到那裏了？」潘則民處處要顧

到自己是一個頭目的樣子，嚴厲詢問他的徒黨。

那些人不立即回答他的諮詢，都在表現着面部上特殊的姿態，尖一尖嘴，做一回鬼眼，揚一揚眉梢，意思是希望有一位能向他據實報告。潘則民無所爲地在賞鑒三姨太太燒烟泡的熟練的技巧。

三姨太太有些疲乏的神氣，舉起手臂，掠掠蓬亂的頭髮，趁勢斜過頭來，向比較年青的徒黨，拋一個眼鋒，又繼續在燒烟。

那一個年青人急於要討好三姨太太，同時，又企圖獲得潘則民的歡心似地立刻跑到臥榻的邊沿，親切地附着他的耳朵說：

「老爺！就是幾天內的事了，快了！快了！」說着，一隻手插進內衣的夾袋裏，掏出一件密電，送給潘則民。

潘則民伸手接過來，抹一抹眼角，勉強放倒胖得臃腫的腰，靠攏鬼火一樣的燈光，默默地看完，急忙說：

「我們要趕快準備，第一步是歡迎，第二步是出告示安民。」

「我們都準備好了，像貼了一塊紅膏藥的旗子，也做

成一萬多面呢！」那些人都搶上去報告，使說話的聲音，混亂了潘則民的聽覺。

「怎麼，紅膏藥？」潘則民有些不明瞭似地。哼……哼……大家把笑聲從鼻洞裏穿出來，笑得非常不自然，好像是雖然說錯了話，但這句話，包含了許多風趣和才情，並且一經解釋，就可以逗引三姨太太的歡樂似地。大家齊聲回答：

「老爺！我們就是說的太陽旗；它不是像一塊紅膏藥嗎？」

「混蛋！胡鬧！大不敬！下次不准這麼說！」潘則民沖口大罵起來。

大家的頭，像壓着超過勝任的重量，沉悶地下垂，眼睛又對準自己的胸，連連地說：「老爺！是我們的荒唐，我們的錯，務必原諒這一次。」

三姨太太始終不明瞭他們搞什麼鬼，她又把燒好的一口煙，獻給潘則民，工作了相當時間以後的疲乏，使她不自覺地仰面躺着，用力撥開兩條腿，又縮攏來，舒展一下精神上的困倦。她忽然想起一件快意的事，帶着賣弄風韻

的神氣，嬌滴滴地對潘則民說：

「喂！——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快要做大官。握大權了。」說着，她輕輕擺動柔軟靈活的身體，面上現出一層紅暈，嘴脣顫動，扭成一種無意義的微笑，一雙黑眼睛凝視着潘則民的臉，專在等候他說幾句寵愛她的話。

一間密室裏的空氣，有了她，也覺得特別溫和起來，不像是冷到要下雪的冬天。那些參加密議的人，正在想起潘則民趕赴車站，對羣衆辛辛苦苦勸說，要求大家回來，像這樣一件了不起的功勞，都自恨沒有幫助，極願再有一個機會，讓他們補幾句類似恭維的話，但無從啓齒，不知怎樣是好，祇得出神地聽着潘則民在抽煙，從他一翕一合的嘴巴裏，發出像皮球走了氣的聲音。那年青的徒黨，還不忘情三姨太太拋給他的眼鋒，時刻避開潘則民的視線，斜過頭來，偷看她的臉色，她的充滿着誘惑性的乳房，她的有趣而美麗的小腳。可是三姨太太却没有理會到這些，依然是眼不轉睛地凝視着潘則民。

潘則民加快抽完那口煙，驚惶而急遽地問：「你怎麼能知道？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早知道了。」三姨太太滿不在乎地回答。

潘則民悻悻地舉起眼睛，掃射他的黨徒，他疑心是有人和她發生過暗昧，而在得意忘形時，洩漏了他的祕密。終於，他的視線注射在那個年青人的臉，約莫有相當的時間。這使那個年青的徒黨，彷彿從時疫病死者的墳地上送了葬回來，總以為傳染到毒菌一般地憂疑與惶恐起來。

「喂！我告訴你。」三姨太太嬾嬾地繼續說：「前天我走過新蘇飯店，在李鐵嘴那裏替你算一個命，他說你今年……」

「唔！怎麼樣？」潘則民割斷她的話線，又接着追問了一句。

「他說你今年正月裏交運脫運，要遇貴人，做大官，握大權。」

「要遇貴人？」潘則民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，他在檢驗自己有沒有可能性，突然想起那個密電上署名的松山知義，是一位指派到蘇州來的日本司令官，若有所悟似地對在坐的徒黨說：「不錯，李鐵嘴的話說得對，他沒有欺騙我，李鐵嘴真是活神仙！」說着，他又望着三姨太太，

鄭重地問：「他還說些什麼？」

「他說你前十年極好，這十年來極壞，你足足倒了十年的霉。不過，從今年正月裏起，比前十年還要好。」

「好寶貝！真的，自革命軍打到南京以後，我的霉，足足倒了十年！」說時，不勝感慨的樣子。

「老爺！恭喜你現在交好運。」那個年青的徒黨立刻跑到潘則民跟前，打一個招呼。潘則民頗有點不好意思，似理不理地回答：「罷了！事情要大家做。」

「聽老爺的吩咐。」大家站起來，好聲好氣地應和。

三姨太太也插嘴說：「喂！一人享福，千人受祿，你做了大官，封我做什麼？」一種得意極了的興奮，使她兩眼發光，滿面堆着笑容。

潘則民看見她漆黑的頭髮，披在雪白的頸項裏，他的脊背上像爬着一條光滑的蟲，有些癢，週身的肉在顫動，從他半開半閉的眼縫裏，露出會心的微笑，兩撇小鬍子底下，掀開給烟色染黑了的牙齒，他默想自己快要走運，預料到不久就將享受的大富貴，格外覺得三姨太太那種激動淫慾的美貌，他輕輕地擰她的腿股，邊說：「小寶貝！我